書經注

書經注卷之十二

金履祥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古文尚書作君雅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云日月爲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蹈虎尾恐啞涉春冰恐陷穆王初卽政憂危求助之切如此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膂呂通脊也穆王賚世職之臣處腹心之寄舊服即謂篤忠貞服勞之事呂氏曰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而益親切臣主蓋一體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蔡氏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

曰弘敷則以民彝書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敎也然敎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愚謂五典之敎司徒之常職然上之人無躬行心得之實則民不從其命而從其意矣此所以貴於爾身之正爾心之中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祁大也夏而暑雨小民有暴身沾體之勞冬而

大寒小民有裂面龜手之勞故怨咨蓋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嘆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小民之爲艱難而爲圖其易則小民乃安矣夫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古者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辨其土宜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蕃鳥獸毓草木凡養民之利無一不掌蓋教養並行未嘗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念小民之艱而以圖易爲君牙告皆其職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

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也謨訓功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盛言之文武以謨啟以烈佑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文武之道可謂大備但人亡政息爾惟敬明乃訓奉若文武之道荅揚其光明則足以追配爾祖父所以事先王者矣然則思艱圖易不必他圖有文武之道與前人之法在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

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先正即乃祖乃父也君牙由祖父舊典而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否則亂惟循爾祖父之攸行則足以昭其君於有乂謂法之即治也蔡氏曰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陳氏曰成康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

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思免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欲寡其過篇中此意爲多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承上文欲免厥愆因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小大之臣故穆王自謂無良不可不賴前後左右

有位之士以免已於愆而昭文武之烈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此承上文以文武之聖亦有賴於僕從之承弼此所以命伯冏爲大僕之正羣僕侍御上修主德下簡近僚遠小人用君子以弼后德而免於愆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此承上以明得失之機穆王蓋深知僕御之邪正乃君德所係甚重非輕僕臣諛則后自聖自聖則愎諫妄作而天下之亂自是生矣呂氏曰陪僕贄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擇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又曰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儆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

欲于言莫之違然後法家佛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縱侈皆其枝葉不足論也

弼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此皆其導君於慾者或以謟巧進或以賄進此近習小人進身之徑伯冏所當戒此二者呂氏曰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乃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噫其商

周之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此終篇首兒懲之意而欲躋之於文武之道

史記曰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

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

作冏命復甯

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

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

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

武成康遺緒冏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

人宅丕后則皆嗣歷服之言也與呂𠛬所謂仲
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老入有逕庭
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
其始之祗畏然暮年哀敬𠛬心復還謂之全德
則駁猶不失爲周之令王也
又曰穆王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
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
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
否也穆王豫知所戒覆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
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履祥按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冏命之書穆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征不復之後憂危恐附故資世家喬木之臣處股肱心膂之寄以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其中年境順心移雖其所爲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于祗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逸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克耳冏命之篇曰

思免厥愆曰予一人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則皆欲箴其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或曰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書申戒明切若便僻若側媚若諛若逌上非典此盍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侈者皆僕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戒其弊哀痛眞切然則冏命之書眞中年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冏命作於初年如此諄切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自蹈之尚

安取冏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受之蘄招之後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以待後之君子有考焉

呂刑

惟呂命

呂國名書傳多作甫刑蓋呂國其後爲甫猶邾之爲鄒也惟呂命與惟說命同文蓋穆王命呂侯爲大司寇重修刑法更爲五罰之制謂之呂刑至是頒之天下而申之誥命焉史記亦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蓋周制五刑凡二千五百本有五刑之贖而此增至三千人爲五罰皆呂後所參定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年五十即位至是百歲八十九十曰耄今百歲謂之耄荒益老而荒亂之謂穆王在位日久亦嘗肆遊觀之欲雖有善政而施張不常既年不無荒廢故審度作刑以詰四方之爲姦慝暴亂者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炎帝之末赤榆罔之世霸諸侯者自洪荒以來風俗渾朴而蚩尤始爲暴亂之事民俗因以敗壞奪人之寇殺人之賊鴟張爲義亂外之

姦亂內之宄奪攘之風於是皆有之矯者亦也

虔者劉也此上下或有缺文謂聖人始制爲刑

以矯正虔劉其遺類也漢書武帝紀撟虔吏因

執以侵暴撟音矯文意與下文同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

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

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

無世在下

苗民堯時諸侯因上古聖人有矯虔之刑於是
作五虐之刑以殺戮無辜又淫爲劓刵椓黥凡
麗于刑制者更不差等其獄辭之曲直而例加
之於是民更相漸于昏亂之習無復忠信互相
詛盟矣詛者背相祝盟者面質神此皆刑政不
平曲直不明之故也凡苗民虐威所加衆庶被
戮之人所在告無辜于上上帝降監下民罔有
馨香之德但有淫虐發聞之腥穢堯舜於是哀
矜衆庶被戮之非辜既作五刑報苗民君臣之
虐以示其威用遏絕苗民使之不得繼世於下

國言竄于三危也皇帝謂堯竄苗之事葢堯老舜攝之時墨子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黎即羲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茫昧之間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

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神人之典雜糅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聖人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誕之說悉皆屏息楚語曰少皡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仲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

胥使復典之愿謂自蚩尤爲亂而民有寇攘姦
宄之習聖人是以有撟虔之刑自三苗以刑爲
虐而民有巫祝詛盟之習聖人是以有重黎之
命前後聖人其爲民心計可謂至矣大指已見
虞書之紀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正人心固重黎之職然非一二臣所能獨爲亦惟
羣后及在下有司各昭明政化有此非常之明
雖鰥寡之情無不上達蓋巫祝之興始於政化
不明下情不得以上達故爾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承上文而言清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暴虐與其風聲氣習之爲害於是以德爲威而人心知所畏以德明民而人心知所向先命三后以爲教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事也而復命士師

以刑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地祇人鬼既各有正禮然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固入於禮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爲山川立主祭之典以正民心盖既絕地天通於是修爲山川之正祀又各使有土之君主之不至於瀆稷降播種之法使農殖嘉穀矣三后成功民俗殷盛而後命皐陶爲士師制百姓以刑法之中不偏於輕以惠姦不過於重以虐民立爲中典亦所以使民祇敬爲德而已盖其

君臣之間和敬示德於上而精明承德於下躬
行心得其表裏政令皆可爲民之法灼于四方
人心觀感罔不惟德之勉而後明刑法之中治
其民之非彛者而已蓋教養如此而猶或有非
彛者然後刑之也又按虞書命臯陶之辭曰蠻
夷猾夏而禹亦曰何遷乎有苗觀此篇所述則
三苗之威殘氣習其始爲天下之害可知蓋自
上古之世風氣醇朴蚩尤始爲亂而民始有爲
惡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之其後有苗既爲五
虐之刑以殘其民其民又爲詛盟之習以瀆其

神於是暴虐妖誕二者咸𤏲氣習浸入中夏聖人始命重黎以止妖誕繼命羣后以通下情又命伯夷以降典禮命伯禹以安民生正祀典命后稷以豐民財而復命皋陶始定為至中不偏之刑自是後世之言刑者自皋陶始傳所謂皋陶之刑也蓋以其為不偏不易之法也又按此篇始述有苗之刑以為暴虐之戒繼述聖人之刑以為後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教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教此益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後世遂

謂臯陶不與三后之列爲聖人吝於刑官失其指矣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絕惟與忌畏也謂當時爲典獄之官者非但絕于威勢之請託與絕于貨賄之賂遺而已且能以敬自將以理自畏其身無可擇之言上體天德所以能自作元命而上對于天享祀無窮于下葢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託生殺予奪上與天對又臯陶明刑之功享有國土宗祀不絕

而當時爲典獄者亦必祀于理官蓋古者有道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法家亦然至後漢時𦬠獄者猶祭皐陶此其證也或曰此章穆王蓋以勉其典獄之臣絕私憖德上配皐陶耳亦通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章總上章以唐虞之典刑爲監以苗民之用刑爲懲四方司政典獄孔氏謂即諸侯也此章詞語自相問答以發其意謂爲司政典獄者豈非爾諸侯爲天牧民者乎此欲諸侯以刑獄爲重責也今爾何所觀法豈非伯夷所布典刑之道乎此謂典禮爲刑之道蓋憲章無二出禮則入刑也其今爾何所懲戒豈非苗民所受妄刑之罰乎蓋苗民不察獄辭之所麗何刑又不擇吉人以審刑法之中正一爲威勢之狥奪於貨賄之貪又以私意斷制亂及無辜之人故上帝

不錫貸其罪苗民亦不得以自道其罰遂至於
絕世此用刑不當之禍所當懲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
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
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
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
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

此下告諸侯也格如來格之格庶幾其能入吾
敎命之內也日勤孔氏作曰後儒見下文一日
非終之說而又讀為日葢言勤在其中矣言勤

不必言日也聽察審訊以求其情莫煩於獄一
或不勤則職有不盡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此
章專告貴戚之臣憂其或怠故專以勤為主爾
所以無不自慰者曰勤而已蓋其情得其事集
而其職盡也爾罔或徒知戒而不勤蓋既任其
職孰不知重其事然憚於勞而不勤則刑罰不
中雖戒之或無及也蔡氏謂戒亦善心也而用
刑豈可以或戒也哉此謂刑罰已施雖悔無及
也蓋天以刑整齊其民既俾我君臣為之一日
之間不能終其事與能終其事此其責在人矣

爾尙敬謹以上順天命承我一人雖獄事情辭之煩可畏也勿以爲畏惟勤而已雖得情聽斷之餘可休也勿以爲休亦惟勤而已能謹審五刑之用則刑故無小所以成其剛德罪疑惟輕所以成其柔德刑罰得中所以成其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甯之福久而不替矣此皆勤恤之效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刑者不祥之器謂之祥刑者則以其爲弼敎之

民法而用刑者又以慈祥之心行之也及者逮及也何所當擇豈非司獄之人乎何所當謹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審豈非逮及之人乎當及而及所以證獄不當及而及則逮逮無辜矣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周禮以兩造聽民訟兩造謂兩爭者皆至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謂羣有司也五辭麗于五刑之獄辭也簡者核其實孚者無所疑也

正猶漢書所謂當也五罰即五贖也獄辭核實無疑者則當於五刑而不應其實者五刑之疑者也則當于五罰以贖之當于五罰而不服者則五罰之疑者也故又當于五過以宥之然五過之法公也其爲之病者則私也私者或以權勢或以報私或以婚姻女謁或以貨賄交通或以干求請託爲是五者而廢法以出入人之罪則治獄者與之同罪矣其審克之總結上文審者盡其心克者盡其力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

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承上文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此五刑之疑有赦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此五罰之疑有赦也其審克之重言以丁甯之也簡孚有衆卽師聽五辭之謂也惟貌有稽此簡孚之術也小司寇所謂色聽氣聽耳聽目聽者也至於不經衆人之簡核則上之人不可以聽斷所以求詳致嚴如此者蓋獄乃天討所係天威甚近而可畏其可有一毫不盡其心乎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

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宫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此五罰之數也罰以黃鐵卽今銅也六兩曰鍰一說每鍰六兩三分兩之二則一鍰半斤也倍一百曰二百倍二百而又差爲五百辟疑赦之則從罰亦閱實其罪當於罰則罰之下文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卽此意也按舜典五刑有流而無贖正義謂古者五刑有降而無贖鞭作官刑

朴作敎刑又小於此此則令作贖刑若令罰直耳
穆王始制爲五刑之贖蓋以贖代流也其弊使
富而虐貧富者可贖貧者難免雖穆王申有司
獄貨之戒其實開國家貨獄之塗蓋其弊必至
于此然贖因於疑而穆王於贖之中又閱實其
罪猶恐誤罰罰或不實其罪則正於五過矣其
慈祥之意可見且罰猶不苟則刑必不苟矣又
按周禮五辟之屬皆五百而此墨劓之屬各千
宮減於舊二百大辟減於舊三百輕刑雖增而
重刑則減矣然則穆王非獨制爲贖刑之法又

制爲輕刑之法矣
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此言用五刑之宜也以情辭之上下比附其罪不可差亂其獄辭而妄爲升降又不可引用久不行之法蓋古今更定不同舊有是條久已不用民不知而犯之旣犯而復引用爲是陷民也察者審於心法者當其刑又云其審克之以致丁甯之意罪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此減等也罪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此加罪也

此又用刑之權宜也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此又論五罰之權而總言刑罰謂非獨五刑有上服下服至於輕重其五罰之用則亦有權焉蓋亦權其情而爲罰之輕重也然刑與罰又有視世變而爲輕重者如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是也大抵情法時世參差不齊權所以齊之則各有條理各有典要焉此用權合經之謂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此承上文論罰而言也穆王恐有司以論贖命

輕而不加審故又云五罰所贖其懲人者雖非

五刑軀命所關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

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

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申明折獄之方所以審刑罰之宜者佞辨給

也不可以辨給之辭折獄惟當以慈良之心折

獄從猶今律言承也察辭于差此古今聽獄之

要訣也凡辭之非實者終必有差故察獄辭者必於其差而察之則因之不承者承矣然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之心敬謹之意折之明啟刑書與羣有司其占視之則庶幾得其中正矣其當入于刑者其當降而罰者其詳審而盡心力焉獄之成既得其實然後可輸其實於上而上其斷獄之書者又當備述其情辭有兩述之人各有所犯則并兩刑而上之不可以輕重勝負而有所偏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

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承上文折獄之說又總告之也官獄官伯諸侯族同姓姓異姓也單辭無證之偏辭也兩辭兩造之辭也家如不家於與之家謂私財也府藏也辜功罪狀也猶釋氏云罪業也穆王享國之久老於世故晚復哀矜故其言多懼欲人知所重而聽之也朕敬于刑謹之至也惟有德者則

可以用刑盖天相佑下民立典獄之官以治之爲國司命上與天配單辭者無證之辭人所難決者也惟有德者其心明且清則能得單辭之實兩辭者兩證之辭雖人所易訣而一有偏狥之心則偏矣惟有德者其心中而不偏則能聽兩辭之獄然兩辭之易偏者亦或賄賂蔽之故戒之無或私取貨于獄之兩辭因獄取貨此貨非寶適以藏諸罪狀耳報應之理衆罪悉至則一時之得有永久可畏之罰是非天偏治獄之人亦惟人自致其禍罰之命使天罰不至則

獄吏皆得以行其私庶民無復被令政之澤于天下矣此申戒以警之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總上文詔後世也嗣孫凡官伯侯姓嗣世子孫也屬如屬有彊埸之事之屬適也謂適或有時而刑之也五極五刑也五刑者刑之極者也嘉師良民之衆也言繼世子孫自今以往何所監視豈非以德爲民所取中乎此爲要語不可

不明聽之大抵賢哲用刑自有無窮之譽雖適有時而用極法然既合中正之理則亦有餘慶矣蓋世人每言覽刑有陰德之報而不知雖用大刑而合於中正亦有餘慶之報也故穆王明此以勉之受王良民之衆其監此慈祥之刑夫民本皆良民或因物有遷雖不免設刑以防之然無非慈祥之意則亦無非良善之法不可以忿疾之心行之也呂氏曰世衰則情僞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浸微姦宄日勝其作書於既耄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

矣故今古犴獄言之畧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又曰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履祥按呂刑之書穆王晩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克然風俗日降情僞日繁迨至晩年命呂侯爲大司寇重修刑法史謂甫侯言於王而修之也故曰呂刑至是作爲誥命頒之天下大抵增墨劓之條以盡天下之惡而減宮刑大辟之條以道犯死之衆既制五罰以贖五刑之疑又

制五過以寬五罰之疑刑繁而輕此皆衰世之意也傳曰夏之衰也作禹刑商之衰也作湯刑今呂刑之作可以知世變矣然穆王老於世故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意敬審忠厚之風尚可法也

子王子曰呂刑之書律書也法吏之辭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首以五刑創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遂爲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爲虐也斯言也豈不大悖於義哉予固知其爲法吏之辭也舜

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失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於無刑穆王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几有千鍰之貲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啟後世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僞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德指行而言明指知而言一說謹德指行而言明德指知而言呂氏曰文武之精蘊平王何足以知之其言乃若知本原者蓋生長保傅之間老師宿儒之傳尚無差也平王徒舉其語而不能察耳降是則異端並作言帝王者始支矣蔡氏曰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尊之也愚按晉侯初名仇師服以爲異今曰義

或其後改之也父猶尚父之謂益尊之也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先正指文武之臣小大謀猷猶云文武之道大者小者肆遂懷安也言文武以大德受命亦惟先正之臣又能左右之昭事之凡小大謨烈皆遵守而不失遂使成康以下先王得安厥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

綏在位

造作愆譴殄絕純太伊誰也乎王自言嗣位之初自造天之大譴言父師國敗由己致之惟資澤竭於下民故犬戎得以侵伐我國家之大此戎禍之由也適我執事之人無有耆壽俊傑之在職者而乎又無克亂之才惟曰諸侯之在我祖父列者其誰恤我乎嗚呼使有能致績於予一人者則可以安吾位矣章內兩嗚呼大亂之餘不覺嘆傷之意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乃祖唐叔也肇始刑法也謂文侯能昭光唐叔之功文武之道已墜而自文侯始能刑法之用會合諸侯立巳以紹用之統使追孝於前文人汝多能修補扞衛我于艱危之交若汝文侯予所深嘉盖平王望諸侯而不至故深有感於文侯也當時秦鄭衛皆來救而此獨歸於晉曰用會紹乃辟必文侯首倡大義會合之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
德
秬黑黍也香草用黑黍爲酒釀以香草卣中尊
諸侯受錫命當告于祖廟故錫之弓矢乘馬皆
所以賞之簡擇閱士恤謂愛民
大紀曰賜以河內附庸晉於是始大
蘇氏曰予讀文侯之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
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衞文公越句踐然今
其書乃施施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
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

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
呂氏曰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故誥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矣平王東遷之初大讐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自以爲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盧弓一矢百馬四匹功已報

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嚴祥按東遷之君臣皆非有中興之才志平王須蹬前儒固論之矣當是時定難立君惟秦晉鄭衛四國耳秦襄公與西戎世爲不共戴天之讐其勢亦不兩立其與戎力戰固亦爲已不獨爲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予之使之自取當時犬戎盤據岐豐之郊平王不得不許秦秦亦

不得不取之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年
而始得之固不暇東略矣觀其爐於郊祀則無
王之心固可見也周室都洛則晉居河北表裏
山河是爲屏輸文侯固忠賢然其前有殤叔之
難其後有曲沃之封晉之始替實自是始平王
所望於文侯者亦罔不以興復期之則其委任
可知矣平王申出鄭武公娶于申武公當桓公
敗亾之時收合餘衆已不能全又數爲南鄰而
武公以昏姻之故迎王于申立之又取虢鄶以
爲已國此其志願已定矣獨衛武公之賢足以

有爲焉觀平王戍申之志則其依鄭之心可推也想其柄任在於鄭武所以終平王之世鄭伯父子世於其職衛武雖賢其柄任未必在是况周自中葉以後其公卿之士大率可以守常而短於制變當是時厲幽再世失民而犬戎之禍又熾類非諸公所能獨辦自四國之外又未有至者或謂平王當時何不舉辭代罪以討不至之國則王威可以振是不然當時周室之大害在犬戎而不在諸侯而召戎之大罪又在申侯而不在諸侯也制戎固不暇矣平王懷申侯全

已之功又依鄭武申好之國捨申不伐則何以伐其餘諸侯而分之哉東遷君臣事勢如此此所以不復中興也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

此大誥書序所謂淮夷叛者也伯禽築費以守而征徐以離其勢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徂往也謂將征淮夷而徐戎乃竝興起也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弗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甲冑干盾所以自衛弓矢所以禦遠戈矛以接戰鋒刃以擊刺呂氏曰戎狄之於中國每覬覬而動伯禽免於師傅而撫封於魯淮夷徐戎固

妄意其未更事所以竝起而乘其新造之隙也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叙皆不可紊自敹甲冑至礪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於一事之中又自有序焉甲所以衛身冑所以衛首干盾以以扞蔽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刺皆攻人者也治戎備之際先自衛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敘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

傷汝則有常刑

此車馬放牧之防也呂氏曰我偹既修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也瀞大也牿閑牧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郊野郊野之民皆當修治其地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舉此一條以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于師屯者除治之功蓋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

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風謂牝牡相從而奔逸也傳所謂風馬牛是也

臣妾軍中之奴婢也古者兵法戎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餘子二十

五人餘子即臣妾是也呂氏曰師既出則部伍

不可以不嚴自此皆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

臣妾逋逃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

無敢越逐若隨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

軍律不可復整矣先嚴之以越逐之刑此出師

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從部見馬牛臣妾奔

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敬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祇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亾之法也本部不敢離局它部不敢匿姦部伍條達繩引棊布何變亂之足憂哉至於師旅所經又申以冦壞竊誘之法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者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

按後世軍法剽掠之罪斬而此則曰常刑葢古者皆顧藉之兵輕刑禁之即肅後世烏合之衆非重刑禁之不齊

甲戌我爲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先征徐戎所以伐淮夷之交同日築費所以遏淮夷之衝皆所以制淮夷也

呂氏曰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征獨徐戎葢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

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爲本芻
糧爲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
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
鄉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
也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
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
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
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
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榦之不供加以降死
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

不可一日無食楨榦雖版築之所須觀二者則猶稍緩也然則古人之於殺非甚不得已肯輕用之哉

又曰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啟初嗣位而繇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而繇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戎馬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孰謂其長於深宮而豢於膏粱之養耶是以知大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穆公首援古人之言盤難艱凡四語三韻盤如盤樂怠傲之盤人惟多盤所以樂放恣憚檢束喜邪忌正不能受其責穆公引此意主受責而多盤其病源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此穆公悔多盤之失也

惟古之謀人則日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
為親

古今謀人猶云前輩後輩也前輩謂未可輕為
乃反忌之於後輩則苟焉親信之此穆公悔其
不能受責也

雖則云然

前過雖不可追後來尚可勉也

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
尚有之

此復思古人之謀也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勇夫諞言皆今之謀人也既不欲用此勇夫矣又悔用諞言之舊失懲創之深也

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此因古謀人良士等而上之又思好賢樂善之人益兼有受責如流之美者此良相之量善類

之所以聚國家之福也穆公慨想形容殊有意味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又承上文而言蔽賢疾能之人葢不但責人無難而已此善類之所以散而國家之禍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總言國家安危之效葢由所用善惡之殊而思得君子以終之穆公之意悠哉

按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氏記秦晉之故

甚詳而不記作誓之事書序謂以為敗殽還歸之作惟史記繫作誓於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蓋穆公自是不復東兵矣此篇穆公更歷懲創之言極為真切穆公於五伯之功為末而晚年所悔庶幾王者之意象焉但所少者剛明之力而或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為者或倘小爾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